

琴台客聚

前年柏楊逝世十周年，我們在北京、香港曾為他隆重舉辦紀念活動。台灣只在台北華山舉辦一個「十年回首憶柏楊紀念會」的簡單儀式。

今年柏楊冥壽一百周年，本來聽說在台灣，會舉辦一個大型紀念活動，結果閱報才知道，這個大型紀念活動黃了。無他，因柏楊是一個統派作家。

關於柏楊的生日，最近閱了《柏楊回憶錄》，才知期間有不少詭異的背景。柏楊在《回憶錄》提到他正式的出生日期，他自己也很模糊，他的生母在他誕生不久便逝世，父親也說不清，繼母更不了了之。

他說道：「我還模糊記得我的生日是陰曆九月初七，不過，更加不敢肯定這個日子。二十世紀二零、三零年代的内陸鄉村，幾乎仍是原始社會，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，很少有人為一個孩子慶生。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，毫無意義。我的出生就像一個動物族群中一隻小駒，誕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間。」

他又說：「一九四九年，我二十九歲（假定我的生年沒記錯的話），流浪到台灣，在行政組織嚴謹的台灣區公所辦戶口時，因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，所以臨時起意，順口報出一個印象中不容易忘記的日子——十一月一日。」爾後二十年，柏楊把十一月一日作為他的生日。

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，他「被

糊塗的生日

調查局以『共產黨間諜』以及『打擊國家領導中心』的罪名，逮捕入獄，要求處死。其後，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。於是從此，我就以三月七日做為我新的生日，不但紀念我的苦難，也強調自該日起，對籠罩我一生的蔣家父子政權的唾棄。」

可是，後來才發現三月四日才是他正式被捕的日子。後來台灣調查局做了手腳：「原來法律規定，任何刑事案件不得超過四個月，而且冠冕堂皇的宣示：如果超過四個月，被告在拘押期間所有的口供與證據，都作無效，用來保護被告的人權。而我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調查局移送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的，如果不把拘押日期從三月四日改為三月七日的話，調查局的拘押行為就完全違法。」

換言之，如果柏楊認為被捕日子是他的生日，應該是三月四日而不是三月七日，但是所有傳媒的報道並予以深究，一律寫柏楊的生日是三月七日。

柏楊原以為被捕後，再沒有機會過生日，因為國民黨原要把他置之死地的。關於柏楊真正出生地在哪裡，也是一樁無頭公案。柏楊自己寫道：「跟生日同樣曖昧的是，我不知道生在哪裡。有人說，我生在父親當縣長的河南省通許縣縣東宿舍；有人說，我生在河南省開封縣桐板街；沒有一個人明確的告訴我，到底我生在哪裡。只是，在我長大後，發現我被歸類為河南省輝縣人。」

（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三）

大地遊走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盤錦之二

香港女子擅自獨闖內地警察派出所，我有什麼遭遇？結局悲慘嗎？

隨着我的雙腳邁進了派出所，兩位警察警覺萬分，目光炯炯注視着我，「請問你需要幫忙嗎？」「嗯，沒事，只是想看望大家，問個好！」兩位警察驚訝得眼珠都掉下來，頓時愣住了，進來派出所看看警察，問個好，什麼邏輯啊？兩位警察盡忠職守，追視着我的眼睛審視我的來意。「你哪裡來的？」「我香港來的。」聽到香港兩個字，兩位警察瞬間眼睛閃亮，「你來幹什麼？你一個人來？」「我一個人來，來盤錦旅遊。」「一個人旅遊，你不害怕嗎？」「不怕，中國大地治安頂呱呱！」「不是中國，是祖國，我們是一家人！」「對，我們是一家人！」看着我這個傻子，兩位警察臉上綻放着欣慰的笑容。

接着警察盤問「犯人」：「香港現在怎麼了？」「社會秩序恢復過來了嗎？」「香港警察受得了嗎？」「他們對香港近年所受創傷有着切膚之痛，令我盡感血

然後「犯人」「盤問」警察：「盤錦怎樣啊？」「治安好嗎？」「百姓生活安寧嗎？」「當警察辛苦嗎？」

這個「犯人」探望警察，「犯人」和警察對話純屬率性隨意中的意料之外，這樣的佛系遊歷在我的旅程中屢見不鮮，這樣的意外之喜常讓我的



盤錦市高鐵站外一瞥。 作者供圖

水過留痕

當下即是風景

多了觀摩睇電視，收視率節節高升，TVB也就隔三差五高調宣佈該台的節目和電視劇的收視佳績，不過，最近才

見在晚上九點半播映的內地電視劇《慶餘年》，有點宣傳，皆因香港觀眾對此劇有讚賞的好反應，所以TVB將它列入公佈收視率的電視劇之一，把握時勢從來都是營商之道，也是無可厚非之舉，奇怪自取敗！

數年前，內地電視劇《甄嬛傳》紅爆翻天，香港演藝圈亦有不少藝人訝異地問：「為什麼香港的電視台不買來播映？」而香港演藝幕後人員指，每年內地攝製的有二千多部以上，不乏有香港演藝台前幕後的參與，就算只有百分之二被評為好劇，也足夠觀眾追劇追足一年了；不過，口碑好又有高收視的劇集，香港或其它國家地區的電視台都不一定會購買其播映權，說白了是不想「搬石頭砸自己的腳」，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心理作祟，雖說各有文化，成長環境有異，然而有形或無形的競爭壓力，卻實實在在存在演藝圈的台前幕後和觀眾的心理。遠的不說，以香港和內地的古裝劇來說，內地地大物博，拍外景的地點多不勝數，製作資源更豐厚，可是「強」作比較，不是自尋煩惱嗎？

《慶餘年》的男主角張若昀和女主角李沁的友情不淺，因為張若昀的老婆唐藝昕（內地女演員）跟李沁是閨蜜，張唐結婚時李沁更是姐妹團的一員，故此李沁也坦言跟張若昀演情侶戲，亦要調節好自己的「顧慮」心態，演技導師經常提點演員學生，投入角色是演員的最基本要求，最忌為演戲而演戲所逼出來的所謂「好演技」。

演過不少電視劇的李沁，扮演過無數形形色色的角色人物，因入戲的情緒波動，甚至曾有一刻感到崩潰，心情百轉千回的演藝生涯，令她領悟到其實生活不在別處，當下即是風景的「人生路」真諦，既然無法改變時光，那就向陽光生長吧！

爽姐私語

她的火鍋店

宅在家中，不覺悶，天天整理雜物，處理一些文件，搞東搞西。又不停找些新劇集看，找些未看過的書看。自己不是很會看書，而且頗無耐性，只選擇些故事性強的書，朋友都笑我無深度，笑我懶，不求上進。我全部收晒，因為他們說的是事實，反正我只想做個簡單快樂人！沒什麼大志氣，隨心隨意就是了！

我有個朋友，她看上去也是一個很隨心隨意的人，不過她家境富有，父母留了不少給她，應該是不愁衣食的，但她卻很在意有份滿意的工作，或者自搞生意，我常說她隨心隨意是假的，她要求特別高是真的，好多年前她搞了一間很特別的火鍋店，當時火鍋店才開始，她把火鍋店設計得很現代，裝修設計樣樣要求高水準，枱椅居然是意大利訂製，餐具也特別設計，食物更不用說，而且她首創了很多丸呀餃呀，第一間有芝士丸便是出自她所創，跟着很多古怪怪形的丸丸丸丸便由她這火鍋店出來。

她還找來我這個真正隨心隨意的人參與，幫手做些宣傳聯絡工作。她那火鍋店因為我和

她的關係，經常有不少明星名人幫襯，紅館演唱會完場、大型活動完場，便有很多明星藝人出現，那是他們消夜的好去處，那裡成了明星名人的店！

明星的店生意很不錯，但我不記得是加租還是朋友更喜歡香港區，兩年之後她決定移往港島灣仔大佛口，躲進了一個比較靜的位置，減少了一些紅館明星客，想吸收港島的名人客，可是吸引力不夠，熱鬧場面少見了。股東之間開始出現矛盾，我這個半朋友半夥計的態度，仍本着隨心隨意的態度，發生問題只平靜地說兩句，兩句無效便停下來不再多說，沒有人會輕易的接受別人的意見，輕輕的意見也不成，儘管之後發覺輕輕的意見原來很有用。那是在火鍋店設計得一年多，當股東的矛盾激化，到火鍋店無奈結業，才說早些聽我所言，也不會有這樣的結果！



火鍋仍是大家最喜歡的，只是今天不敢那麼多人一起吃了！ 作者供圖

百家廊

扶雲

每年一到清明時節，雨就下得很勤，彷彿雨的身體在天幕下低泣似的。清明是春天明亮的光，不可或缺總帶有淒迷的水汽，所以祭奠故人後總要喝些酒壓壓濕氣。

春天的田野上，氣溫已然變暖，野苜蓿、馬齒莧、牛筋草、車前草和艾蒿，呼朋引伴地從泥土中鑽出頭，細雨如詩人般緩緩吟誦着。聽着掃墓人的淒涼絮叨，初春的雨便多了些厚度。

春雨之前，曾有綿綿不盡盡的故事發生。故人已走過，但漫山遍野的幼嫩野草該有記憶，它們聽從根的意願——每年清明時節豎起耳朵來聽，究竟聽到多少真情的呼喚啊！無論生者是老淚縱橫還是捶胸頓足，墳塋旁灑下的細碎小花好像都能聽懂一樣。用身心去領受清明的雨吧，那樣的人生更顯肅穆與純粹。

天空的風搖動着柳葉枝條，春雨不知疲倦地梳洗着淡青色的曠野，低沉、傷感又恬淡、靜謐。布谷鳥聲聲慢，聲聲遠，聲聲遁入草木中。也許，每一叢草木裡都住有一個精靈，這些精靈可以啼叫生者對逝者的無限情愫。逝者沒有真的死去，只要有生者能夠想起。在雨的字典裡，清明年復一年出現，面對逝者揪心揪肺的歷史——很多人總要把淚水滴在這個節氣裡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蒿。節氣裡的清明，既有萬物復榮的身軀，更有情感汨汨流動依附在春雨上的種種寄託。山川草木也是生命，它們懂生者對於故人的追溯。清明聽雨，最值得品味的地方，是落在瓦片上，落在泥土中，落在小河裡，然後落在我們有記憶的心裡。

清明聽雨，愈聽愈覺得，雨是心的另一種表達方式。聽出雨的深味的人，才不會太世俗。「青笠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」，我一向迷醉張志和《漁歌子》的那種

煙雨迷濛的意境。戴着青色的笠笠，披着綠色的蓑衣，沐浴着斜風細雨坐在船上，久久不願回家。詩人在聽雨，聽得如癡，他要在濕潤的空氣中深呼吸，再呼吸，把心脾都要染綠；他要聆聽細雨與江河的一次長談，把自然的律動納為知己。

大地靜靜地躺着，像一張床；雨落下來，也落到種子的心裡，就像落到孩子的夢裡一樣。「雲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煙」，李白把青雲雲天、濛濛水面的「等雨來」境界寫絕了。雨未落，霧先至，極像主演還未上場，伴舞已把情氛鋪墊。一滴雨的一生，都是一團水氣雲煙的傳奇，由無數個雲遊的日子堆砌而成。

清明的雨是一顆一線，曾經的夢是一幀一冊，因為風，因為雲，因為追夢，雨充盈着豐滿的觀念。雨落到大地上，把追夢的觀念灌輸給植物，植物雖然不會跑，但通過吸收雨水的營養和雲天的閱歷，身姿也跟着嫵媚起來。人在聽雨的時候，能走入植物的內心深處，便可以看到樹的滴翠、花的婉約是從雨幕裡來的。雨停的時候，去看草莖，去摸樹葉，可以發現葉瓣上還留存着亮的水露，那一顆一顆散淡地坐在一起，非常恬淡，它們說的話，一定與心靈有關。

記得台灣影星林青霞非常喜歡聽雨，尤其對「雨打芭蕉」那樣的秋夜婉約意境迷之甚深。日後，她戀愛時那種纏綿的情感，執着的追求，無不透着婉約之風。林青霞性格中多愁善感以及脆弱的一面，幼年時便已現端倪，她小時候，哭起來沒完沒了，一哭便是一兩個鐘頭，無論誰來勸誰來哄，都沒用，常常媽媽拿她沒有任何辦法。因此，她長大後演得影片感人至深。

無論時光走得多遠，雨總要下，總要落，舊雨如夢，新雨賞心，聽雨總有一種離愁和幽怨在其中。清明雨就是淚，淚就是點點心事。懷想故人，往往憑寄雨聲傳深情，

清明聽雨

悼念與落雨、聽雨脫不了干係。站在窗前聽風呼吹、聽雨嘩嘩下，心裡那份清明雨天的傷懷，淺了深了，然後交織在一片寧靜的詩情裡。多少個夜晚，我曾凝視過那因夜雨而變得使人眩暈的夜色；多少個雨季，我聽到從嫩秧田裡飄來的濕潤的泥土清香。如果春天的雨不大，我會在雨地裡奔走，讓雨絲溫柔地撲打在臉上，雨水順着臉頰流淌着，這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。如果春雨突然大起來，我會加快腳步跑到屋簷下，並不惱，看着雨，聽着雨。

千百年來，清明聽雨不僅屬於天人合一的心靈體驗，而且是與思息息息相關的心靈鳴奏曲。在春回大地時，縷縷青煙在濕潤的空氣中瀰漫、暈染，請讓心底的呼喚把一顆欲滴的淚掛在思念的花瓣上吧。歲月無邊，人生有涯；懷念那些已離開的親人，更要珍惜身邊的每個人。讓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，擁有聽雨的經歷，珍惜聽懂雨的話語的時光。

清明聽雨，常會讓人淚流滿面。絲絲細雨，打濕了過往，在河水中點開舒緩的圓暈，突然心頭有些發酸，今年的楊柳雖泛出新綠，但曾經的音容笑貌已不在身邊。這是怎樣一種痛徹心扉的感觸，無論多麼渺小而卑微，都不該被忽視。是的，每個生命都不願輕易離開，因為病痛和傷害，他們離開了這個世界；每個活着的生命，都該成為曾是他們的回憶者。因為有人記得，每個春天才有溫度。

清明聽雨，常會讓人感恩擁有。一個生命，出現在另一個生命的時空裡，刻下了抹不去的印記；他們的善良、執着、熱情和親切，似乎就在眼前。回望故人的離開或消逝，在痛惜和想念之外，應該需要思考和沉澱人生的意義，從而使讓前方的路獲得更多啟迪。清明的雨絲飄飄灑灑，讓思緒隨風飄入初春的田野，彷彿這是大自然給予人的心靈密語。

路地觀察

學校網上功課苦了家長

網上有傳以系列的一位媽媽，狂罵老師給太多網上功課，她教不了，還令孩子發現媽媽什麼也不懂，十分搞笑，但相信亦是很多父母的心聲。

自停課以來，聽到不少家長分享，每一間學校都有不同的網上安排。有些直播的要求高，要學生定時定候坐在電腦面前；有些只給網上影片；有些是老師聲音導航簡報。上星期和一位朋友傾起，他的孩子在名校讀書，本身的課程已甚艱難，如今全是網上教學，竟然更深奧。只有小二的孩子，不可能全靠教育電視或老師的簡報就可以完全明白，結果全是家長教授，令我的朋友叫苦連天。

尤其是雙職父母，公司沒有完全停工，回家後除了教導子女，最辛苦還有批改功課。以前只是教導和督促就可以，我們一向不太看孩子的功課，但現在全要我們批改，也沒有什麼時間留給還在幼稚園的弟弟。本身有兩個或

以上孩子在小學或中學的，更是苦不堪言，教完一個到另一個。且孩子在家裡的紀律會較差，因為沒有團體壓力，又有太多其他東西分散注意力，令親子間也多了摩擦。

停課不要緊，但真的很想連功課也停吧，讓孩子自己選擇想學什麼。起初不是很多功課時，我有給孩子一些課外練習，他喜歡學什麼便自己看，然後自己做練習，動力也不低。孩子的學校不算很多功課，但老師說還是有家長要求給多一點（香港的家長就是這樣），結果愈來愈多，整天要對着電腦看網上影片和簡報，我很心痛他的眼睛呢！

隨着小學愈來愈難復課，我們私下放慢腳步，沒有全跟學校的指示，每一主科根據他的興趣，只教課本，他明白的話就做作業，不再強迫他，成效也相當不錯。這段時間，希望讓孩子有難得的喘息空間，多做其他事情，例如做運動和下棋。共勉之！

鵬情萬里

內地有一部熱播職場劇《安家》，由一線女星孫儷領銜，海清、奚美娟、郭濤等一眾老戲骨穿插搭配的職場劇。該劇以一群房產中介為主要角色，講述他們在為形形色色的都市人群，買房賣房的故事。生活在城市裡，房屋中介似乎是個讓人既需要又憎恨的行業。租屋買房離不了，安靜的生活又屢屢遭到他們的電話騷擾。於是乎，對這部劇充滿了期望。

在擔綱主演的孫儷，和眾多實力派演員的幫襯之下，這部劇看起來確實不錯，再加上劇情設置上，採取了一兩集一個單元的做法，劇情也顯得緊湊。不過看着看着，我就發現其人物設置上存在地域歧視的嫌疑。

這部場景設置在上海的劇中，主要出現的人物分為上海人和來上海打拚的外地人。其中的上海人大致分為四類：第一類男一號徐姑姑徐文昌，是上海男人優點集大成者。高富帥，而且善良、寬厚、人緣好，具有強大的人格感召力。不僅拯救和昇華了外地來滬女青年房似錦矛盾的性格和扭曲的人生，也同化和提升了外地來滬務工人士謝亭豐、王自健、樓山關、魚化龍等的人格自信。第二類：擔綱重要角色的上海女青年朱閃閃，雖然工作能力有限，作為房屋中介，入職兩年都未能獨立開單，但卻是有十足的膚白貌美腿長，是個格外善良熱情有禮貌的傻白甜。第三類

不受待見的地域優越感

是戲份突出的江奶奶、宋爺爺，作為老派上海人的代表，江奶奶永遠都是旗袍淡妝，舉止優雅，再憤怒再委屈再受到傷害，也都能保持克制和矜持，一句重話不曾說出口。第四類，在劇中打醬油的幾個上海人，比如徐文昌身邊的法學教授同學、琴行老闆同學、明星同學等，都是既仗義又能力十足，隨時隨處可以不計得失不計成本，為老同學兩肋插刀。

再看看劇中出現的外地人，大致也分為四類：第一類，上海周邊省區來滬務工女青年房似錦，也是全劇的女一號。出生在不但不嚴重超生且極度重男輕女的家庭，除了爺爺，其他家人都視財如命視親情為糞土。房似錦本人手持假學歷，為了掙錢不惜多次從徐文昌和同事手中赤裸裸地撬單。雖然在上海男人徐文昌的教導下逐漸變好，但時不時還會發作一下。第二類，來滬務工男青年樓山關，為替瞎瞎欠下高利貸的母親還債來到上海，摳門貪吃小聰明一樣不拉，甚至在相親聯歡活動上，能夠絲毫不顧風度，把貪吃表現到無以復加的地步。後來因為恐嚇討討房屋中介費而進了看守所。第三類，來滬務工的中老年男人謝亭豐，外號老油條，自己油條老婆家暴，投資平台爆後後急於用錢，以賣房為由連環騙取多位買家的誠意金，幸虧被上海男人徐文昌出資出力拯救出苦海。第四類，外地來滬購買老洋房的百億身價富豪飼料大王林茂根，是為顛掉區區房產中

介費，毫無誠信不說，在得手之後，立即抓翻自己對老洋房的崇拜信念，暴露出發暴力的本來面目。要用大理工重裝老洋房外牆，還要砍掉百年羅漢松，最後被追究法律責任處以罰金。還有外地來滬白手起家成功商人黃老闆、關老闆，一個無比迷信風水，心甘情願上當受騙；一個屢屢婚內出轨，既自卑又脆弱，既愚蠢又可笑。

上海的經濟發展，和城市化進程確實領先全國其他地區，上海生產的很多產品，備受國人追捧，由此衍生出的地域優越感，隨處可見。在內地有一句話，上海人看全國人都是鄉下人。這部劇中，上海人這份與生俱來的優越感，更是被演員們精湛的演技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城市優越感的鄙視鏈一直都存在，一線城市鄙視二線城市，二線城市鄙視三四線城市，這中間有強勢經濟體掌握的話語權，也有弱勢經濟體對現實的無奈妥協。不過，無論現實如何無情、處境如何慘淡，在公共文化領域，都不能任由其不受約束的大行其道。畢竟，強而有愛，富有有禮，才是真正的文明人所為。

最近，在外防輸入的防疫戰中，從外國尤其是歐美回來的避疫人士，屢屢自帶優越感的出位言行，往往會引發極大的輿論批評；有些內地城市對被隔離外籍人士過於殷勤和特別的安排，也頻頻招致民眾極大的反感情緒，都再次證明地域優越感其實是一種偽文明。